

## 序



牛津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寫這篇序，  
勾起我很多關於中學的回憶……

曾鈺成是我的同學，我們曾經同校，但嚴格來說却不是同窗，因為在聖保羅書院他唸的是理科，我唸的是文科。不同班房，不同門窗。後來，在香港大學他讀數學，我讀英國文學。

曾鈺成是班中年紀最少的，花名叫「奶仔」。不過，他雖然年紀少，但為人活躍，喜歡說笑，很受同學歡迎。聖保羅書院讀理科的同學中，以他英文最好，這樣說有成績為證，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當年假若他不唸理科改讀文科，要應付莎士比亞和蕭伯納的英文必然也會游刃有餘，毋庸置疑。

高主教書院和聖保羅書院是我的啓蒙地。曾鈺成中學七年全部在聖保羅書院渡過。我們的中學經驗非常相似。那年代，要出人頭地就得力爭上游，自己努力。那年代，沒有免費教育這回事。想有書讀，就要讀出好成績，不然的話，就要輟學，讓弟妹頂上。

父母的鼓勵，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同意這本書中的一句說話。曾鈺成說「只要書讀得好，父母就會疼愛。」相信這也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寫照。

我父母中文頂好，但完全不懂英文。不過，他們只要看到我成績表中的英文績分就會喜形於色。他們開心就是我最大的回報。

曾鈺成誇獎我的英文，尤其是我的社交英語，其實可真的是愧不敢當。我們那一代人十歲才第一次有機會接觸英

語，說什麼也及不上這年代有機會老早就到外國求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可真的能說地道英語。不過，話得說回來，寫英文而能寫得像曾鈺成那麼「洒家」的，却也沒見過多少個。

在你沒有開始看這本書之前，請先看看第23頁曾鈺成中三/中四時寫的一篇文章。假如你不用查字典看畢全文，而且完全明白作者的情懷，作者的感觸，和作者何所指的話。那麼，恭喜你，閣下之英文造詣已達到很高水平，可能不需要再看這本書了。不過，假如我不先告訴你，相信你也不會想到這篇文章竟然是出自一位十來歲的香港窮家少年之手罷？

曾鈺成和我都師承同一位老師，這位老師名叫 John Eynon，是聖保羅書院的傳奇人物。他不但桃李滿門（從香港到星加坡都有），而且記得他春風化雨豐功偉績的同學也特別多。Mr Eynon 患上腦退化症後，我還曾經專程到星加坡探過他。做老師能做到這個境界，真的可以說是萬世師表了。

曾鈺成在訪問中多少流露了一點點兒的遺憾。假如他當年去了美國的研究院而不是培僑中學，今天他的成就會止於此嗎？

上世紀最偉大詩人 T.S. Eliot (艾略脫) 有以下這名句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人生就是這樣，我稱之為 the sum of all choices (選擇之總和)。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詹德隆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